

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代表作品

喧哗与骚动

【美】福克纳 著 何蕊 译

"……有一天突然像是一扇门悄悄地咔哒一声永远关上，把我跟一切出版社的地址与书目隔绝了，于是我对自己说，此刻我可以写了。此刻我可以不顾别的只管放开写了。

于是……就开始写起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来了。"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喧哗与骚动

【美】福克纳 著 何蕊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喧哗与骚动 / (美) 福克纳著; 何蕊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1

ISBN 978-7-5502-9515-5

I. ①喧… II. ①福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6115号

喧哗与骚动

作 者: [美国] 福克纳

译 者: 何 蕊

责任编辑: 李 征

特约编辑: 周正朗

封面设计:  灵动视线

版式设计: 文明娟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88千字 960毫米×640毫米 1/16 印张21.5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515-5

定价: 2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
010-85376701

目 录

1928年4月7日	1
1910年6月2日	74
1928年4月6日	175
1928年4月8日	261
附 录	317



扫码分享电子版

1928年4月7日

视线穿过栅栏，透过盘互交错的花枝空隙，我看到了正在打球的他们。他们正向插着小旗子的这边走来。我沿着栅栏也向前走去。在那边一棵开满花朵的树旁，洛斯特在草丛里翻找着什么。那些人把小旗子从地上拔走，打出球后，又将小旗子插回原地，来到了高地上。这人打一下，那人打一下，一直向前走。我沿着栅栏跟着前行。洛斯特起身，从那棵开满花朵的大树下走到这边，与我一起沿着栅栏走。那些人停了下来，我们也停下了。洛斯特俯身在草丛里翻找着什么，我从栅栏的缝隙里向那边张望。

“嘿，开弟^①，球在这边呢！”那个人喊道，挥动球杆，将球打走。他们跑出了草地，到了远处。我紧贴着栅栏，目视着他们。

“你听听自己的声音，哼哼唧唧的，多难听啊。”洛斯特说，“怎么说你好呢，都三十三岁的人了，还跟小孩子一样。亏我还跑那么老远去镇上给你买生日蛋糕。别哼哼了，快帮我把那个两毛五的硬币找出来，要不然就看不成晚上的演出了。”

草地上的球又飞了出去，好在他们隔好久才打一下。我看到小旗子，顺着栅栏又走了回来。小旗子飘啊飘的，四周的草儿和树木特别鲜绿，

① 本应译为“球童”，英文为 Caddie。“我”即班杰明，昵称班杰，姐姐的名字叫凯蒂（Caddy），与 Caddie 发音相同，因此班杰听到别人喊“Caddie”，便隐约有种若有所失的感觉，哼哼起来。他智力水平停留在常人三岁左右，记不住他的姐姐，也记不住他所喜爱的任何东西，但是他对那种“失去的悲哀”异常敏感，像是能够“闻到”一般。——译注（本书注释全部为译注）

好像在发光一样。

“快过来呀！”洛斯特喊道，“那边已经找过了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。我们去小水沟那边找找吧。千万别被那些黑孩子给捡走了。”

小旗子红艳艳的，竖在草地上发出呼呼的声音。一只鸟儿飞了下来，落在上面，好像是累了想要歇一歇。洛斯特却捡起一块石头丢了过去。小旗子也像要飞起来，四周的草儿和树木闪耀着嫩绿的光芒。我的身体紧紧贴着栅栏。

“快停下来吧，别再哼哼了！”洛斯特说，“他们不到这边来我也没办法啊！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外婆就不会给你过生日了。你不停下？那就别怪我把那个蛋糕统统吃掉，连蜡烛也不给你留。三十三根蜡烛一根也不留。过来呀，我们到小水沟那边去看看，我必须找到那枚硬币，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找到飞出来的球呢。你看，他们在那边呢，那么远，看见没有？”他来到栅栏跟前，抬手指着说：“看见了吧，他们不会再到这边来了。走吧！”

栅栏一直向前延伸，我们顺着它走到了花园外。栅栏上有我们的影子，我的影子比洛斯特的要高，那边有一个缺口，洛斯特带着我从这里转到了里边。

忽然，洛斯特叫住我，说：“停下。你的衣服又挂在钉子上。你就不能注意一点别让它挂上去吗？”

凯蒂帮我把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，两人钻了进来。凯蒂说茂莱舅舅叮嘱过了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，咱们一定要低着身子进去。班杰，你倒是弯腰啊，就像这样，你看我做，懂了吗？我弯下腰，跟着她穿过花园，沙沙沙，身体碰到花儿时发出了声音。地面很硬。我们越过栅栏时，有几头猪在那边哼哼地嗅着。凯蒂说，它们也许在难过，因为今天有一个伙伴被宰杀了。地特别硬，土被翻动过，许多的大土块。

凯蒂说，要把手插在兜里，要不然会冻坏的，圣诞节就快到了，不能把手冻坏，对不对？

韦尔旭说：“外头真冷，你还是别出去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又怎么啦？”

韦尔旭说：“他想到外面去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别管了，就让他去吧。”

妈妈说：“班杰明，别哼哼了，外面太冷，你老实待在家里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他不会有事的。”

妈妈说：“班杰明，你要是再不听话，我就把你关进厨房。”

韦尔旭说：“妈妈说今天不能让他进厨房，因为妈妈要准备过圣诞节的食物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卡洛琳，还是让他出去吧，你不能太替他操心了，小心自己生病。”

妈妈说：“知道了。有时候，我就想，是不是上帝用他来惩罚我呢？”

“别说了，我懂。”茂莱舅舅说，“你自己保重就好。要不要给你调一杯热酒？”

妈妈说：“喝了酒只会更难受，你知道的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喝点总会好受一些的。给他多穿戴点，小子，别在外面待太久了。”

茂莱舅舅和韦尔旭都走开了。

妈妈说：“好了，别吵了。要不是怕你得病，谁愿意让你留在家里。”

韦尔旭拿来大衣和鞋子帮我穿上，我们拎着帽子跑了出去。茂莱舅舅正在餐厅里，往酒柜上放着酒瓶。

舅舅说：“就让他院子里玩半个小时吧。”

韦尔旭说：“对啊，您放心，我们从来不会让他跑到街上去的。”

我们出了门，阳光不太暖和，但是很明亮。

“你要去哪啊？”韦尔旭叫住我，“你不会以为要去镇上吧？不是！”脚踩在地上沙沙地响，有落下的树叶铺在地上。铁院门冷冰冰的。

韦尔旭说：“你最好把手插在兜里，老抓着铁门会冻坏的。真是的，

你为什么不在屋里等他们呢？”他握住我的手塞到衣兜里。他的脚踩在叶子上，沙沙作响。空气里有股寒苦气味，我能闻得到。铁门又硬又冷。

“噢，这里有几颗野核桃。太好了。班杰你看，那边有一只松鼠，呀，跑到那棵树上去了。”

铁门一点都不冰冷了。空气还是那股冷味道，明亮的冷味道，我能闻到。

“你还是把手放进衣兜里吧。”

凯蒂出现了，她向这边跑了过来。背后的书包跳起来，落下去，又跳起来，从左边晃到右边，又晃过来。

“班杰？”凯蒂打开铁门走进来，弯下身子，“你是来接我的吧，你是来等凯蒂的吧，韦尔旭，你怎么能让他的手冻成这样？”

凯蒂的身上有树叶的那种香气。

韦尔旭说：“我跟他说过要把手放进兜里，可他就喜欢抓着铁门。”

“你等在这里是为了迎接凯蒂吧。”她轻轻揉搓着我的手，“你有什么话要告诉凯蒂？”凯蒂的身上有一股树香，每次她说我们就快睡着了的时候，我都能闻到这股香气。

你哼哼什么呀？洛斯特说，到了小河沟那边也能看见他们。来，给你一枝曼陀罗^①花。他给了我一枝花。过了栅栏，我们来到一片空地上。

凯蒂问：“你想跟凯蒂说什么呀，凯蒂在听呢，你说呀。是他们叫他出来的吗，韦尔旭？”

韦尔旭说：“他不肯待在屋里，一直闹腾，没完没了，他们就让他出来了。一出来他就跑到这里了，向院子外面望着什么。”

凯蒂说：“你想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，只要我一回来就能过圣诞节了，你是这样想的吧？圣诞节后天才过呢。圣诞老爷爷，班杰。圣诞老爷爷。走吧，我们回家暖和暖和去。”她拉起我的手，沙沙沙，发光的

① 一种美丽却有有毒的花卉，全草有毒，以果实特别是种子毒性最大，嫩叶次之，干叶的毒性比鲜叶小。

树叶一直退着，退着。我们上了台阶，那耀眼的寒冷消失了。黑暗的寒冷将我们包裹。茂莱舅舅正把酒瓶子往酒柜上放，他喊凯蒂过去。

凯蒂说：“韦尔旭，你领着他到火炉那边暖暖身子。你跟着韦尔旭过去吧，等会儿我就过来了。”

我们来到火炉旁边。

妈妈说：“他没有冻坏吧，韦尔旭？”

韦尔旭说：“没有，太太。”

妈妈说：“把他的大衣和套鞋脱下来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不能让他穿着套鞋进屋。”

“下次我会注意的，太太。”韦尔旭说。

“来，别动。”韦尔旭将我的套鞋脱了下来，又来解大衣的扣子。

“等一下，韦尔旭。”凯蒂走过来说，“妈妈，让他再出去一趟可以吗？这次我带着他，我想让他陪着我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你还是让他留在这吧，今天出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看你们最好都待在家里，迪尔西说天气越来越冷了。”

凯蒂说：“哦，知道了，妈妈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别胡说了，她都在学校憋一整天了，呼吸下新鲜空气比较好。去吧，凯丹丝^①。”

凯蒂说：“妈妈，让他也去吧，求你了，不然他会哭的，你也知道的。”

妈妈说：“谁让你在他跟前提这事呢，你进这屋干什么？你这一带头，他又要跟我纠缠了。我看你在外面待的时间也够多了，还是坐下来陪他玩一会儿吧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卡洛琳，你就让他们去吧。挨点冻又算不上什么害处。你多关心下自己吧，别累倒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嗯。谁也不知道，我其实有多么害怕过圣诞节。我的身

^① 凯丹丝是凯蒂的正式名字，凯蒂是昵称。

体和精神都吃不消。我真希望身体能好一些，就算为了杰生^①和孩子们也好。”

茂莱舅舅说：“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，不能为了他们把自己累坏了。你们俩快走吧，记住别待太久，不然你妈妈又要担心了，知道了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放心吧！”凯蒂说，“班杰，我们走吧，又可以去外面了。”她替我扣好大衣的扣子，带我向门口走去。

妈妈说：“你就这样带我的宝贝出去吗？连套鞋都不给他穿。现在正是家里人多的时候，忙也忙不过来，你还想让他再生病吗？”

凯蒂说：“我忘了，还以为他穿着呢。”

我们又走了回来。

妈妈说：“你得细心一点。”

“别动了。”韦尔旭说。他把套鞋穿到我脚上。

“我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人世，照顾他的担子必然要落在你们身上。”

“现在跺跺脚。”韦尔旭说。

“班杰明，到妈妈这边来，亲一亲。”

凯蒂拉着我来到妈妈的椅子跟前，妈妈捧起我的脸，又把我搂进怀里。

“我可怜的小宝贝啊！”她说。

“好女儿，你跟韦尔旭要照顾好他啊。”她松开我。

凯蒂说：“妈妈，您放心吧。”

“我们出去一会儿。”凯蒂说，“韦尔旭不用去了，有我足够了。”

韦尔旭说：“好吧。这么冷的天气，出去也没意思。”他走到了一边。走到门厅里时，凯蒂停了下来，她跪低身子，用两只胳膊把我搂住，发亮的脸蛋贴在我的脸上，有点冰冷，有树的香味。

“你不是可怜的小宝贝，对吧，你还有凯蒂，你的凯蒂姐姐会一直

^① 这里指的是康普生先生，他的名字叫“杰生”。

陪着你。”

你一会儿嘟嘟囔囔，一会儿哼哼唧唧，就不能稍微安静一会儿吗？洛斯特说。一直吵个没完，真丢人。我们路过停放马车的地方，马车换了一只新的轱辘。

“好了，坐到车上去吧，要乖一点，别乱动，等你的母亲出来。”迪尔西说，她推着我上了车。^①T.P. 手里拽着缰绳。迪尔西说：“真搞不明白为什么杰生不买一辆轻快的新马车。这辆马车一不小心就会散架，迟早的事。轱辘都破成什么样子了。”

妈妈走了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放下面纱，手里拿着几枝花。她问：“罗斯库司呢^②？”

迪尔西说：“罗斯库司胳膊不方便，今天没能来。不过没关系，T.P. 也会赶车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不放心。上帝明鉴，照理说，一星期只用你们给我赶一次车，这点要求难道也办不到吗？”

迪尔西说：“卡洛琳小姐，罗斯库司确实风湿病挺严重，不方便干活儿，这事您知道的。T.P. 赶车的技术不比罗斯库司差，您就放心上车吧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还是不放心，更何况我还带着一个小孩子。”

迪尔西上了台阶。“您还叫他小孩子啊？”她扶住妈妈的胳膊说，“他和T.P. 一样大，该叫小伙子了。你要是真想去的话就别耽误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真的不放心。”迪尔西扶着妈妈下了台阶，又扶着妈妈上了马车。妈妈说：“算了，车翻了更好，都省心了。”

迪尔西说：“您说的什么话呀，不嫌害羞吗？你或许不知道我们‘小王后’的脾气吧，他一个十八岁的黑小伙还不能让它撒腿飞奔呢。T.P. 和班杰的岁数加起来也没它大。你不要把‘小王后’惹恼，T.P. 你听到

① 接下来的段落是班杰看到旧马车时产生的联想，故事发生在1912年。他的妈妈康普生太太（也即后面所谓的卡洛琳小姐）带着他去祭拜康普生先生。

② 罗斯库司是迪尔西的丈夫。

了吗？要是卡洛琳小姐不满意你的赶车技术，我就让罗斯库司狠狠修理你一顿。他还没到打不动你的时候呢。”

T.P. 说：“放心吧，母亲。”

妈妈说：“可我总感觉会出事……班杰明，别哼哼了！”

迪尔西说：“给他一枝花吧，看样子他想要花呢。”她伸手过来。

“别动，别动。”妈妈说，“你会弄乱我的花的。”

迪尔西说：“那您拿稳了，我抽一枝出来。”

迪尔西给了我一枝花，就把手缩回去了。她说：“赶紧走吧，要是让小昆汀看见，非吵着跟我们一起去看不可。”

妈妈问：“她在哪儿呢？”

迪尔西说：“在屋子里跟洛斯特一起玩呢。上路吧，罗斯库司怎么教你的，你就怎么做吧。”

T.P. 说：“好的。‘小王后’，启程喽。”

妈妈说：“小昆汀千万别跟来啊。”

迪尔西说：“放心吧，不会的。”

马车一颠一颠地，沿着马路向前走。妈妈说：“把小昆汀留在家里，我有些不放心的。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，T.P。”车子穿过了院子的铁门，不再颠晃了。T.P. 拿鞭子抽了一下“小王后”。

妈妈说：“你没听到我的话吗，T.P.？”

T.P. 说：“现在不能停下来，得让它动着，要不然回不到马棚里。”

妈妈说：“那你掉头啊，我真的不放心把小昆汀一个人留在家里。”

T.P. 说：“可是这里没办法掉头啊。”又走了一段，路宽了。

妈妈说：“现在可以掉头了吧？”

T.P. 说：“马上。”马车开始掉头。

妈妈抱紧了我，说：“T.P.，你倒是小心一点啊。”

“我总得想办法让车掉头啊。”T.P. 说。“吁，‘小王后’，停下。”车子不动了。

妈妈说：“你想把我们都甩出马车吗？”

T.P. 说：“那您说怎么办？”

妈妈说：“这样掉头太吓人了。”

T.P. 说：“继续走，‘小王后’！”车子又开始走了。

妈妈说：“我百分百确信，只要我一离开，迪尔西肯定照看不了小昆汀，说不准会出什么事。我们赶紧回去。”

T.P. 说：“知道了，驾！”他又拿鞭子抽打“小王后”。

妈妈喊：“喂，慢点，T.P.！”她紧紧抱住我。“小王后”的马蹄声飘进了我的耳朵里，嘤嘤嘤，有明亮的光物从两旁一下一下地溜过去，它们的影子滑过“小王后”的脊背，它们就像车轮的外缘一样，一个劲地向后移动。后来，一边的景物静止了，只有一个很大的白色岗亭，里面站着一个大兵^①。另一边的景物缓慢地变着，像水一样平稳流动。

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杰生^②说。他的耳朵后面别着一支铅笔，他的双手插在裤兜里。

妈妈说：“我们去公墓。”

杰生说：“哦，挺好！当然，我不会阻拦你们。不过，你来这里就为了说这个吗？没有别的事情了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愿意去，可是如果你跟我一起去的话，我心里会踏实很多。”

杰生说：“你不踏实吗？难道父亲和昆汀^③还能从地下钻出来再伤害你吗？”

妈妈把手帕从面纱底下伸进去。“妈妈，别再来这一套了。你难道想让这个傻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疯疯癫癫地乱叫一通吗？T.P.，快

① 实际上，那是小镇广场上南方同盟士兵的铜塑雕像。

② 杰生是老杰生（康普生先生）的二儿子。接下来，是班杰所记忆的妈妈和哥哥间的一段对话。

③ 昆汀是康普生先生的大儿子，讲述这段的时候，他已经投河自尽。

点赶车往前走吧。”

T.P. 说：“‘小王后’，出发！”

“上帝呀，你就不能免我的罪吗？”妈妈说，“好吧，就这样吧，过不了多久我就与你的父亲见面了。”

杰生说：“打住吧。”

T.P. 说：“吁。”

杰生说：“茂莱舅舅以你的名义开了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，你没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，跟你没关系。我现在一点都不想麻烦你和迪尔西了。等我死了才轮得到你管。”

杰生说：“T.P.，快走吧。”

T.P. 说：“‘小王后’上路！”车子外的光影又开始向后面滑动了，另一边的也动了起来，嗖嗖嗖地稳定地后退着，很明亮。凯蒂说过，我们快要睡着的时候就是这样。

你一整天就知道哭，洛斯特说，你就不知道害羞吗？我们从牲口棚中间穿了过去。马厩的门全都敞开着。洛斯特说，你不会是想要骑花斑小马驹吧，现在可没有。泥又干又硬，飘着很多灰尘。马棚顶压了下来，歪斜的窗口上有满满的黄色细丝。你非要从这边走吗？不怕有球飞过来砸破你的脑袋？

“把手塞进兜里啊。”凯蒂说，“小心把手冻坏。你也不想再过圣诞节的时候把手冻坏吧，是不是。”^①

我们从马棚绕过去。大母牛和小牛犊在门口挡着，我们听到了“王子”“小王后”和“阿海”落足的声音。凯蒂说：“天气实在太冷了，要不然我们就可以骑上‘阿海’出去玩了。可惜了，天气太冷，在马上坐不住。”前面有条小河沟，我们看见有烟从那里冒出。凯蒂说：“人们在

^① 这一段开始，是班杰看到马厩后的联想，依然是凯蒂给他留下的一段温馨记忆。故事发生在圣诞节前，他与凯蒂送信的路上。

那儿杀猪呢，回来的时候可以从那边走，顺便看看热闹。”我们顺着山上的路往下走。

“你想拿信吗？”凯蒂说，“好吧，我把它交给你，拿好了。”她从口袋里把信掏出来放在我手里。“这是茂莱舅舅送给帕特森太太的圣诞节礼物，希望给她一个惊喜呢。我们要悄悄地交到她的手里，不能让别人看见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把手插进兜里了，不要再露在外面了。”凯蒂说。那条小河沟已经到了。

“快看，都结冰了。”凯蒂说。她砸了一块冰下来，把它贴到我的脸上。“这是冰。可见天气有多冷。”她拉着我的手，从结冰的河沟上走了过去，朝山上走去。“这件事不能跟爸爸和妈妈讲，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会高兴得跳起来，帕特森先生也一样，帕特森先生以前给过你糖，你还记得吧，就是夏天那会儿，帕特森先生给你糖吃。”

前面有一道栅栏，上面有一些藤叶，都干枯了，风吹上去时簌簌地叫着。

“只是我不明白，茂莱舅舅为什么不让韦尔旭去送信呢？”凯蒂说，“韦尔旭肯定也会保密的。”窗口处，帕特森太太正望着我们。

凯蒂说：“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不要走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来吧，把信给我吧。”她把手伸进我的衣兜里把信掏出来。“你的手要乖乖放在兜里哦。”她拿着信翻过栅栏，那里有些枯黄的花，发出咯咯的叫声。门打开了，帕特森太太站在门口。

绿油油的花丛中，帕特森先生在劈砍着。他看见了我，停了下来。帕特森太太飞快地穿过花园，我看见她的那双眼睛，我吓得哭了起来。你这个白痴，帕特森太太骂我，我都跟他说过了，别再派你一个人来送信，快把信给我，快点。帕特森先生往这边跑过来，跑得很快，手里拿着他的锄头。帕特森太太伸长她的手，倾着身子紧贴在栅栏上，她想要爬过来。快把信给我，她嚷着，快点啊！帕特森先生从栅栏上翻了过来，一把把信抢到手里。帕特森太太的裙子被挂在栅栏上了。我又看见了她那双眼

睛，我朝着山下跑去。^①

“那边就剩下几座房子了，什么都没了。”洛斯特说。“我们到小河沟那边去吧。”

小河沟的边上，有人在洗衣服，有一个人在唱歌。我闻到了衣服上的香味，它们随着风飘过来，小河沟那边的青烟也随着飘过来。

“你待在这儿，不准动。”洛斯特说，“反正你什么都干不了，别过去了。你要是跟过去他们会打你的，懂了吗？”

“他想要做什么？”

“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呢？”洛斯特说，“那边有人在打球，估计是因为这个他才想过去吧。你就坐在这儿不要动了，乖乖玩你的曼陀罗花吧。要实在想看点什么，就看河沟那边玩水的小孩子吧。烦死了，怎么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呢。”我坐在河沟边上，人们洗着衣服，那边的青烟一个劲往空中飞着。

“你们有谁在这附近捡到一个两毛五的硬币吗？”洛斯特问。

“什么硬币？”

“早上的时候我路过这儿时还有的。”洛斯特说，“不知道丢到哪了，衣兜破了个洞，掉了出去。要是找不到它，晚上的那场表演就泡汤了。”

“你从哪来的硬币啊？不会是趁那些白人不注意的时候从他们兜里偷来的吧？”

“这你不用管。”洛斯特说。“那里有的是这种硬币。不过我一定要找到丢了的那一个。你们到底有没有捡到过？”

“我可没时间管你什么硬币不硬币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忙呢。”

洛斯特说：“喂，你过来，来这边帮我找找。”

“哈哈，让他找？就算我把硬币放在他鼻子底下，他也认不出来吧？”

“无所谓了，总好过让我一个人找吧。”洛斯特说，“大家今天晚上

^① 这一小段文字是班杰在回忆与凯蒂送信的情景时，又一步的跳跃联想，联想起了1908年春末时受茂莱舅舅之托给帕特森太太送信时发生的事。

都去看演出吧。”

“还看什么演出啊，我的这一大桶衣服都洗不完呢，现在都累得抬不起胳膊了。”

洛斯特说：“我算准你一定会去的。而且我打赌你昨天晚上也去过。今天晚上大幕一开，你们铁定在那儿。”

“我就是不去，那里也少不了黑人小子们，最起码昨天就有很多。”

“白人的钱怎么了，黑人的钱也是钱，不是吗？”

“白人愿意掏钱给黑人们，肯定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有一个白人乐队要来，反正最后他们还是会把钱捞回去的。可是黑人们花一点钱出去，要干很多苦活才能再赚回来。”

“爱去不去，又没有人逼你。”

“反正现在没人打算去，我看大伙儿都没想起这件事呢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仇视白人？”

“我没有仇视他们，就是不喜欢他们，各走各的路。况且我对这种演出一点兴趣都没有。”

“马戏团里有一个能用锯子演奏音乐呢，就和弹班卓琴一样。”

洛斯特说：“你昨天晚上到底是去了，我今天晚上也要去。不过先要知道那枚硬币丢哪了。”

“我猜，你去的时候必须带着他一起吧？”

洛斯特说：“怎么可能。你以为只要他乱吼乱叫，我就必须得伺候他吗？”

“他乱叫的时候，你也拿他没办法不是？”

“我会拿鞭子抽他。”洛斯特说。他坐到小河沟边上，把劳作裤的裤腿卷起来，在那里玩水。他说：“有谁捡到过高尔夫球吗？”

“你太张扬了，要是这种话让你外婆听到你就惨了。”

他们都在河沟里玩水。洛斯特也走下河沟，沿着河边走，在水里找东西。